

李卓凝 著

彼岸花




LAW PRESS · CHINA
法律出版社

李卓凝
著

彼岸花



李卓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岸花 / 李卓凝著. --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5197 - 2707 - 9

I. ①彼…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5682 号

彼岸花
BI AN HUA

李卓凝 著

策划编辑 郑 导
责任编辑 郑 导
装帧设计 鲍龙卉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王晓萍

责任印制 张建伟

编辑统筹 独立项目策划部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9

字数 330 千

版本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网址/ www.lawpress.com.cn

投稿邮箱/ info@lawpress.com.cn

举报维权邮箱/ jbwq@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 - 8393833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销售电话:

统一销售客服/400 - 660 - 6393

第一法律书店/010 - 83938334/8335

西安分公司/029 - 85330678

重庆分公司/023 - 67453036

上海分公司/021 - 62071639/1636

深圳分公司/0755 - 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97 - 2707 - 9

定价:77.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目 录

001	竞岗
029	聚会
100	等待
143	约定
193	迷局
259	末路
329	回归
419	重逢(大结局)
455	后记

竞 岗

泥鳅眼看就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职位。以前的领导，该拍的也拍了，该忽悠的也忽悠了，但可惜领导换得太快，起效不大。常言道：“处字不带长，放屁也不响。”泥鳅愁得掉头发，正想着如何与新的领导接近，他所在的东风肉联厂开始学机关单位赶时髦搞什么竞争上岗。

“他娘的，谁这么多事！”泥鳅心里暗骂。

泥鳅觉得这次再上不去，这辈子就这样交待了。不行，他不能就此沉默，随便被踩下去。

竞争上岗的第一步是部门投票，这是一块敲门砖，这一步不过，后面连门都摸不着。泥鳅捋了一下自己所在部门的几个人，觉得胜算对半，个别人还是需要敲打敲打。

临时抱佛脚是需要有由头的，否则变数太大，风险增加。

泥鳅首先命中的目标是墩子，一位五十开外的大嫂，谁要让她看不顺眼了，那你就等死吧。她不把你搓巴傻了誓不罢休。泥鳅对付墩子有自己的一种套路，那就是投其所好。这包括两种方法：抬高她

本人，贬损她恨的人。具体说，是她恨的女人。这两招，泥鳅以前试过，效果极佳，相信这次用起来一定也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

泥鳅瞅着部门领导的背影渐渐模糊，一把扔下手中的《企业管理汇编》，一转身朝楼梯口的资料室冲去。

人还没进去，笑容已经爬满了泥鳅干巴巴的老脸，猛一看，就像东北酱骨头饭庄里卖的“草帽饼”，金丝般的褶子层层叠叠。

“大姐，忙什么呢？不打搅吧？”

“哎吆吆，哪阵风把兄弟你吹来了？快坐快坐。喝什么茶？普洱吧，我就是靠这口保持身材的。”

泥鳅听了多少心里有些电灼感。墩子大约高1米6多，体重也就比一般男同志多半袋面上下，但就是这半袋面使她比一般女人显得有分量，像一个小坦克，属于长宽高都比较到位的体型，“身材”二字放在她身上似乎单薄了些。

但泥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么说吧，只要他用得着，死人都能让他忽悠起来搓麻将。

他马上瞪圆了眼睛，像不认识似地一边上下扫视着墩子，一边故作惊讶地说：“我说呢，大姐，像您这个岁数有这种身材的人能有几个呀？敢情是普洱养的呀！您可不能藏着掖着，得让兄弟我开开眼！”

墩子笑得浑身的小肥肉都在打嗝，说：“咱俩谁跟谁呀，大姐这就给你沏一杯。这是孩子他四舅的三姨夫从云南带来的，人家在那边是副厅级的干部，什么世面没见过？这普洱瘦人喝了也好，会瘦而不柴，你喝了就知道了。”

泥鳅装着很有兴趣的样子点头听着，心里却蔑笑道：真他妈的不愧是剔骨车间出来的，进了资料室身上还脱不了猪油味儿。什么瘦而不柴，还肥而不腻呢。他心里这么嘀咕着，但脸上还是堆满了笑

容,而且故作神秘地往前凑凑,说:“那得多大领导啊!您瞧您一家子都那么出息,您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墩子乐得像是熟透了的蜜桃,连嘴都是歪的。她连忙把沏好的茶递过去,胸脯挺了挺,顿觉一副有别于乡野村妇的贵胄之气从因整个夏天没穿丝袜而像烤红薯一样沧桑的脚底板涌起!

墩子也不傻,她明白泥鳅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肯定不是为自己身材来的,她耐心看着泥鳅有一搭没一搭地喝着茶,静等着他开口,说出来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是这样,合得来不一定有共同爱的人,但有共同恨的人也不错。她和泥鳅就属于这种。

泥鳅夸张地像咽金粉一样呷了口茶,初步判断属于街上十六块钱买半打的成色,但脸上充满了谦恭和满足。

“真香呀!”他眨眨眼睛,就像小时候偷吃妈妈炸了猪油的油渣一样。

“你报名了吗?”还是墩子挺不住先开口了。

“嗯,还没想好!”

“想什么想,连宋玉那不知好歹的傻娘们儿都报了,你还不如她吗?”墩子直奔主题。

“可她再傻,有学位呀!”

“屁!肉联厂要什么学位,还什么工商管理硕士,狗屎!让男人踹了,还整天装得人模狗样。”墩子眼里的女人只有两类,嫁了的和没嫁的,没嫁的是等外品,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嫁了又离的属于残次品,根本上不了桌面。

泥鳅不知该说什么好。

宋玉是挡了他的道,可并没有招惹过自己。相反倒是自己酒后无德,还挨她一嘴巴。这个女人虽很瘦弱,但很刚烈,硬是和当副局长

长的丈夫主动离了婚,理由是不能容忍对方出轨。墩子的婚姻是到妇联和对方单位门口打滚保下的,那个男人当点儿小官儿,据说同学聚会的时候与半老徐娘的大学恋人死灰复燃,非要净身出户抛下墩子。要不是墩子躺在地上要把用来熟皮子的硝石吞进肚里,那个男人眼瞅着就飞了。可女人在这个问题上最奇怪了,她不在乎自己是怎样留住男人的,这段记忆会自动空白,只要她缓过劲儿来,一定不忘朝没男人的女人跺几脚,如果心情好再免费送一口黄痰。

“大姐,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这满楼里就觉得您可交。”泥鳅开始最拿手的第二招:扒心扒肺。能挺过这一关的人基本不多,反正到目前他还没遇到。

墩子顿觉得天蓝草绿,心底长出了茁壮的向日葵,暖暖的。她连忙给泥鳅杯子里续水,小胖手指头翘着似乎也有了几分灵性。

泥鳅假装陶醉地喝了一口茶,接下来的话却让墩子不怎么入耳。

“大姐,您在剔骨车间的时候就经常帮着别的同志收拾大棒骨,下班时间到了还不走,多少人都念着您的好啊。”

“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就不要提了,还是说点儿别的吧!”墩子忽然变得很不耐烦,岔开了话题。

泥鳅这才想起就是因为有人反映墩子下了班磨蹭着不走,把大棒骨和剔下来的杂肉拿回家改善生活,她才不得不离开剔骨车间。泥鳅真是溜沟子溜到胯上,拍马屁拍到蹄子上,百密一疏啊。

其实,让墩子不愉快的还不仅是这个原因,主要是她忌讳别人提起自己当剔骨工的经历。现在在资料室,干净、轻松,怎么也算白领,谁愿意再提及过去啊。

泥鳅很快冷静下来,及时校准了谈话的内容。

“大姐,您来厂里快二十年了,人品实在没得挑。现在像您这样

的人到哪儿去找啊。”

这席话倒很对墩子的胃口，她骄傲地仰起下巴一字一顿地说：“我长得不很漂亮，但我正派!!!”

后面那个派字拖得长长的，大有早期电影蒙太奇的效果。

“那是那是啊！”泥鳅赶紧奉承着。但心里说：你不是不很漂亮，是很不漂亮。你倒是想不正派，可谁疯了才会打你的主意。

墩子用鼻子哼着轻蔑地说：“有的女人太不自重，一把岁数了穿开口那么低的衣服，也不管一个屋里还有没结婚的小年轻，真是恶心死个人。”

泥鳅立刻明白她指的是宋玉。宋玉有那样一身套装，领口是一字领，但没有到伤风败俗的地步。宋玉是个苦命女人，孩子月子里就得肺炎死了，她几乎没有喂过奶，没有通常做了母亲的女人们那种叮里咣啷的下坠胸脯。穿低胸衣服容易给不安分的男人们非分之想，但这和她本人没什么关系。

泥鳅觉得墩子的火还没拱起来，还缺点汽油。泥鳅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唉，没办法，人家有后台。您听说了吗，她一钻进王书记的办公室十分钟都不出来，门紧掩着……”

墩子的肉泡眼明显睁到最大程度，她几乎凑到泥鳅鼻子跟前，颤抖着声音问：“真的？你听谁说的？”

泥鳅想想，一副豁出去的样子咬着牙说：“哪是听说的，是我亲眼看见的！”

墩子顿觉得血往四肢与面颊分布，一种莫名的兴奋在她的血管里膨胀，快速奔流。她哑着喉咙几乎喊着说：“那你为什么不冲进去抓住他们？！”

泥鳅打了个激灵，心里说：抓他们？我傻呀，去抓领导这种事，何

况这事本来就是瞎猜的。但他嘴上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说:“时机还不够成熟,我觉得还是要冷静。”

“冷静?有什么可冷静的?这种事就要尽快说出来,让大伙知道她是个什么东西!看她再装正经!”

泥鳅乐了,预期效果达到了,自己那一票会稳得,别人那一票必失,不,是永失。只要有墩子这张嘴在,不出一周,消息就会传播出去,而且是袅袅的,余音不绝。

“大姐,我要走了,你这儿是厂里的核心要地,不打搅了!”泥鳅及时抽身。原因很简单,他看到有个小平头朝里探了一下。泥鳅认出来了,是柱子。该找他捋捋毛了,苍蝇虽小也是肉,一票也不能丢。

柱子一个人待在一个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平日这里堆积着厂里用不上的本子、纸张、奖状,还有盒子,说不清楚是库房还是杂务间。柱子大专毕业后来的厂里,他是半顶替的性质,父亲是以前的老工人,早年一只手被绞肉机误伤落下了残疾,被照顾到传达室一直干到退休。

柱子正在练毛笔字,一抬头发现泥鳅不知何时已飘到跟前。他赶忙起身让座。泥鳅是全厂上下出了名的精明人,否则哪儿能轻易混到副处?但凡和他打交道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防着他,因为他做每件事儿都有自己的目的。可能就是太劳神了,他一点儿肥肉都不长。

“小刘啊,进步很快嘛,最近组织问题解决了,也没庆贺一下?”泥鳅先上来道喜。

柱子连忙客气:“那还不是靠大家帮助,我还有很多方面要改进。”

“你有这个想法就对了,像上次咱俩出差发生的那件事以后不能

再发生了……”

柱子心里一沉,连忙拉着泥鳅的手说:“倪处,那件事情我真不是故意的。出租车票字太小,我是无意中贴上去的,您想,一共才十二块钱,我沾公家这点便宜值得吗?”

“值得不值得只有天知道了,柱子,要不是我及时发现扯下来,国家就会有损失。这件事情我要捅出去,你的预备党员还能转正吗?年轻人,要踏踏实实地做人,投机取巧的事情做不得!”

柱子不再声辩什么,眼泪在眼眶中打转。父亲给他的教诲就是不顶撞、不应声,平平安安退休。“厂里已经很照顾我们了。”柱子强压着委屈说:“我知道了,以后一定多注意。”

“这还差不多。”看到别人低头泥鳅就高兴,他在部门的外号叫“二把手”,平日只要主任不在,他就跳出来发号施令,过把官瘾。现主任是一个耿直的复转军人,以副师职转业到正处岗,主要为解决爱人的一些困难。平时粗粗拉拉的,给了泥鳅可趁之机。可泥鳅觉得自己的位置实际是被他占了。

临离开的时候,泥鳅忽然发现柱子桌子上扔着一个复习材料:《竞争上岗题型攻略》。他疑惑地看了柱子一眼。柱子红着脸讪讪地说:“我想试试锻炼自己一下,正科三年……有报名资格……”

泥鳅眼睛里射出一道阴冷的寒光,嘴角由不得地撇着,心里暗骂:“德行!头顶上的高粱花子才扒拉开几天呵,也他妈的竞争上岗。真是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什么人(仁)都有!”他强忍着才没让下嘴唇掉到地面上,回屋喝了口水,又马不停蹄地跑了三四个地方,给这三四个人恩威并施,胡萝卜大棒都使用了一下,到五点钟下班,脚已经累得抬不起来了。比年轻时洗一天猪肠子还累,关键是心累。

回家,一脑袋扎到床上大睡。梦里还在做工作,连哄带吓唬。醒

来一看表,妈呀,快九点了。

老婆秀花正斜着眼睛看着自己,说:吃不吃,不吃我就收了。

泥鳅这才发现饥肠辘辘。他扑过去,往嘴里塞着东西。忽然又停下来,说:“皮蛋这么干吃呀,给我来点儿小二!”

秀花一脸的蔑笑,说:“就您那耗子酒量,也值得搭个皮蛋?”

“你少废话,实在不行,料酒也行,宽牌的,左边第一个抽屉。”

泥鳅精于算计,但有软肋,惧内。但今天他肾气十足,声调比往常高半阶。

秀花真给他取了料酒,泥鳅对着嘴呷了一大口。

一来二去,半瓶子料酒干了。这种酒后劲很大,泥鳅一推碗倒头接着睡。

半夜,泥鳅被强烈的口渴惊醒,他趿拉着鞋下床,从桌子上端起半缸子凉水灌进肚里,还是燥热难挨。身体里有些蠢蠢欲动的东西。

真是应了那句话:“茶是情博士,酒是色媒人。”泥鳅瞪着浑浊的眼睛,开始朝床上寻找秀花的身影。

秀花是个老实本分的女人,待人真诚,平素没有泥鳅那副拐了三道弯的花花肠子。此刻,她正裹着条素净的小碎花儿的棉睡裙酣睡。泥鳅往常最看不上秀花过于素净的装扮。但此刻,秀花就是七仙女,无人能够替代。

熟睡中的秀花被一阵发馊的酒气惊醒,她本能地侧过身去,顺便把搭在自己肩上的那手扒拉下去,骂了句:讨厌!又进入了熟睡。

泥鳅沮丧地坐了起来。

在当地,被女人拒绝的男人是极没面子的,甚至会有厄运。泥鳅心里惴惴不安。果不其然,第二天,一个消息令他如坐针毡。

厂里新上任的领导看了各部门报名竞争上岗的名单,决定做适

当的调整。人数太少的部门要和人数多的部门一起进行投票，搞平衡。具体操作的时候也考虑本部门同志的意见。泥鳅所在的部门与剔骨车间一起投票。

泥鳅几乎瘫倒在地。心里暗骂，这是哪个遭天杀的定的破规矩，要把自己和剔骨车间的那群土把式傻骆驼放在一起受罪。几十号剔骨工，难道要自己挨个儿吓唬去？

泥鳅毕竟是泥鳅，脑子比一般人多几个窟窿。在被一堆烟头包围后，一条妙计涌上心头。

中午吃完饭，泥鳅看四下无人，给剔骨车间的老张头打过电话去。

“张师傅，吃饭了吗？好久没见想您了！”

“泥……倪处啊？吃了吃了，都几点了，咱俩刚才在食堂不还打了个照面吗？”老张头差点儿喊出泥鳅的外号来，心里也在琢磨这个比泡在香油里的玻璃球都滑头的家伙儿怎么盯上了自己。

“张师傅，听说您竞争上岗也报名了，您真是精神可嘉呀，都这个岁数了……您看，我也报了，剔骨车间副主任和工会副主席，但实际我只竞争后面这个坑。您，呵呵，能不能投我一票啊，我一定投您一票！”

“这个……”老张头明白泥鳅是顶着厂里明令禁止的风头拉票。但一票换一票的交易还是很诱人的。

“您放心，这件事只有咱俩知道。张师傅，您放心，我说话算数，肯定也投您的票。”泥鳅似乎猜中了老张头的心事，先主动奉上宽心丸，心里却暗骂：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看着愣，心眼儿还不少。谁规定的不许拉票，人家美国竞选总统还组织团队拉票呢。

泥鳅如法炮制，先后给七八个人打了内容类似的电话。他心里

非常有数,对方也想得到自己这张票,这就是一个饵,不上钩都难,这么做,你还没处去告,因为承诺的一刹那就是参与。这几个人都和自己竞争的岗位有交叉。得嘞,您就看好吧。

投票的那天,泥鳅一看,唯独少了墩子。这个娘们儿关键时候就掉链子。早知道,就不费那么多唾沫了。唉,不对,那一趟还是没白去,墩子还是不会让自己失望的。他假装关心地问:大姐怎么没来?

有个小年轻回答:说是吃坏了肚子,跑了一晚上厕所,都打吊瓶了。

但让泥鳅没想到的是,人事处来说宋玉弃权了,也就不需要给她投票了。起先泥鳅还没觉出什么,但忽然感到了一丝不祥。已经三天了,想必墩子已经把书记和宋玉的故事播送得差不多了。只是,此刻是否有点儿多余呢?

泥鳅投完票并没有感到轻松,下班后也没按时回家。路过资料室,听到临聘的小王正在给人绘声绘色地说故事:“大姐说十分钟过去了没人出来,二十分钟过去了,还没人出来,都过半小时了,人才出来。你知道什么样吗?头发乱蓬蓬的,穿着那件低开胸的白上衣,扣子都系错了。黑色的内衣带子直接从袖口掉出来,根本就没来得及扣……”

“真的?”听众的声音格外亢奋,“大姐怎么知道的?”

“大姐亲眼看到的!她说,她发现这件事情很久了,但一直很冷静……”

泥鳅听到这里吓得腿软了。他发现自己实在低估了墩子的想象力,看上去那么粗粗拉拉的一个人,在杜撰男女私情方面那么有灵感,只是这种超水平的发挥实在超出了自己的掌控,好在她已经揽到自己头上,没提别人。走一步看一步吧,现在没心情管这件

事情。

说真的,墩子嘴上把宋玉贬得一钱不值,私下还是忍不住要多打量这个女人几眼。这个女人不漂亮,偏瘦。可哪怕是穿二十块钱的上衣也像二百块钱的。她见人不会热情地拉着手不放,但也不会留下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她之前就在资料室,后来去了信息室。墩子是她的后任。

墩子也不明白自己因为什么盯住了宋玉不放。仔细想来还是因为一些很微妙的原因。宋玉在离婚之后,大家才知道她丈夫是另一系统内有实权的副局长。而墩子在婚变之前就连门口的保洁都知道她有一位当副处长的老公。宋玉离开了权高位重的丈夫,租住在厂子附近的小套间内;墩子以死要挟留下了当小官儿的老公,每天都要电话查岗,中间还要时不时地搞一次回家偷袭刑侦。宋玉私下喜欢看书、品茶、听音乐,衣着朴素大方。墩子没事爱扯家长里短,脑袋一热就喜欢狂购一堆打折衣服,把自己裹得像粽子一样。墩子嘴上动辄正派,在讨好老公方面没少花心思。外遇事件后,墩子也在反省自己,细节上是否不够女人味儿。专门上班偷溜到南单的小悦城给自己挑了一身猩红的内衣。龙年的气息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红色内衣的胸前刺着一绺金光灿灿的龙纹,下身是一抹“T”字裤,就这么一根扯皮露肉的红布条,打折后也要三百多。

墩子在资料室里没少偷看自己买的闲书,《怎样抓住男人的心》《怎样抓住男人的胃》基本被翻烂了。

这一天,墩子烧了两个自己最拿手的菜,糖醋猪尾巴和蜜汁猪脸蛋,配了一个虎皮辣椒,又烫了一壶小二,穿着一条貌似金光灿灿的舞台报幕裙,在桌边静候着老公回家吃晚饭。

一个体型匀称衣着得体的男人回到家中,造物主总喜欢把不很

相配两个人捏到一起。

他看着墩子的打扮微微皱了一下眉头，瞟了一眼桌上的菜，脸上并无笑意，边放下手里的东西边问：“你们厂里有演出？是大合唱？”他想以墩子的身材独舞和群舞的可能性都不大。

“什么呀，今天是我的生日！”墩子一脸娇羞地嗔怪着。

“生日？咱俩都什么岁数了，又不是什么特别日子还过什么生日。噢，生日快乐！”

“以前没过，以后一定要过！快洗手，尝尝我做的菜！”

“我吃过了，中午陪人吃到三点，不饿。你自己吃吧。这菜太腻了，你我血糖、血脂都不太正常，得注意。我去冲澡了，帮我拿一下衣服。下午一屋子烟味儿。”

墩子有些失望，心里暗骂：“可是当官肚子里有油水了，不是抢着吃我偷拿回家的猪下水的时候了。”但她脸上的笑容只是僵了一下，还是挂着笑。都说男人是视觉动物，她想给他一个惊喜。

当这个男人接过墩子递过来的衣服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透过浴室残留的水雾，他看到一个打扮得很奇怪的女人，上身像马戏团的驯兽师，紧勒着一件金红相间的短内衣，下身像日本相扑运动员的护裆布，黑胖的臀大肌随着呼吸在抖动，头上还裹了一堆类似浴帽的红线团，真是不伦不类。他耐着性子对墩子说：“小凤他妈，我早说过了，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现在的样子，胖没有什么不好。可你干吗老把自己打扮得那么，那么奇怪呢？为什么就不能把自己收拾得清爽一些？”

“清你娘的爽！”墩子顿觉一盆凉水浇到头上，勃然大怒。她抓起带来的换洗内衣朝男人头上扔去，随即甩开浴室门冲了出来。

墩子的眼泪一直淌着。从周一忙到周三，买衣服，燎猪毛，自己

像敬神一样准备了好几天,就换来这么几句话。白眼狼!红色有什么不好,高兴!只有宋玉那种贱女人才穿黑内衣。

她瘫坐在桌前,看到已经没有什么热乎气的几个菜,直接用手抓着往嘴里送。爱吃不吃,早知道还不如喂了狗。什么高血糖、高血脂,没见你瘦得像麻杆当电工的日子。

十分钟内,墩子将菜都塞进肚子,嘴里又甜又咸又辣。干脆拉开冰箱,拿出半个冰西瓜用勺子抠着吃。

男人呆站在一旁,摇摇头直接奔向书房,晚上就睡在那间屋的沙发上。

半夜,墩子被剧烈腹痛惊醒。一泄千里后,被送到医院急诊科,诊断:急性肠胃炎。

可就这么折腾,除了皮皱了点,她外表一点儿变化也没有。

“加三床贾金凤是住这里吗?”

墩子一抬头,宋玉和柱子拎着水果出现在病房门口。墩子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宋玉是工会委员,柱子和她一个房间,应该是帮着拎东西的。

“快进来,大热的天,还折腾你们跑一回。”墩子嘴上客气着,眼睛已经盯到柱子的手上,平谷油桃,喀什马奶葡萄,虽然都是应季水果,但也是稀罕东西,个头比一般小摊上大多了,大概值二百块钱呢。

宋玉坐在床边,又拿出二百块钱,说:“贾大姐,这是工会补贴的一点儿钱,请你收下。”

墩子的眼睛亮了一下,伸手就接了过来,压到枕头下。柱子站了片刻,看了宋玉一眼,说:“宋姐,我还有点儿事,要不先走一步?”

宋玉说:“你快去忙吧,回去准备笔试吧。”

看墩子一脸疑惑,宋玉解释说:“柱子报名参加竞争上岗了,部门